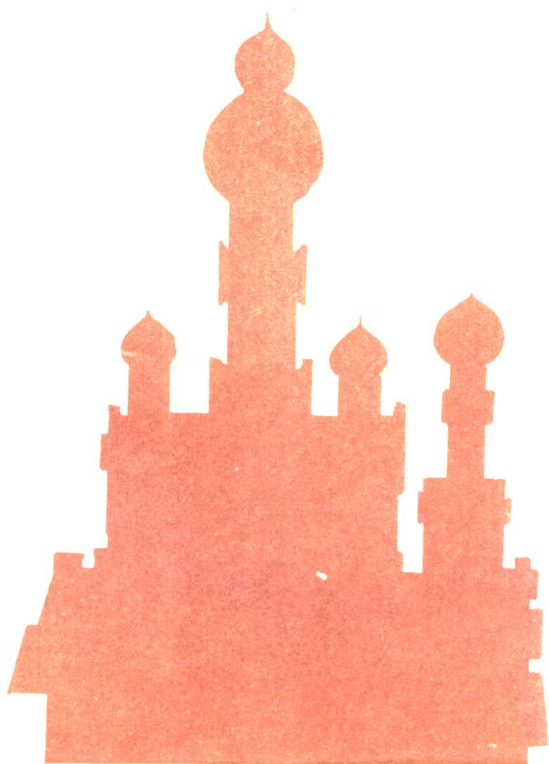


历史的足迹

龚育之 柳树滋 主编



主编 龚育之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丛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丛书

主 编 龚育之

副主编 钟 林 张恒轩 孙慕天

柳树滋 申振钰

历史的足迹

——苏联自然科学领域哲学争论的历史资料

龚育之 柳树滋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哈尔滨

责任编辑：周学俭 曾一丹

封面设计：姜士录

历史的足迹

——苏联自然科学领域哲学争论的历史资料

Lishi De Zuli

龚育之 柳树滋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9.2/16

字数：440,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40

ISBN 7-207-01276-4/B·51

定价：8.25元

前 言

龚育之

《历史的足迹》这部书，是一部双重意义上的历史资料。

第一，它是有关苏联自然科学领域哲学争论的历史资料。

第二，它是反映我们过去对苏联这方面历史的研究情况的历史资料。

从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曾经两次对苏联这方面历史进行过集中的了解和研究，两次都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以便贯彻执行我们党提出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方针。

第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刚刚提出这个方针。提出这个方针的背景，从自然科学这个角度来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苏联李森科对遗传学中摩尔根学派的粗暴批评以及我们仿效苏联在中国也进行这种粗暴批评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当时苏联已开始纠正这方面的一些错误，但是并没有对错误作认真的历史的清算。毛泽东、周恩来讲百家争鸣方针，都举了李森科问题作例子；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向科学界作阐述百家争鸣方针的主旨演说，也举了李森科问题和把巴甫洛夫学说称为“社会主义的”、把魏尔啸学说称为“资本主义的”这两个例子。党中央还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召开遗传学座谈会，以便以遗传

学问题为典型，在自然科学领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纠正过去照搬苏联粗暴批判的错误。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科学处的孟庆哲、黄青禾、黄翁娥三位同志做了系统的文献调查，由黄青禾同志写成了《1935—1956年苏联生物学界的三次论争》这份详细的研究报告，约五万字，印成一本小册子，作为内部资料，供有关领导干部研究科学政策作参考。这个报告，经过修订，收在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发行的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部书中，公开发表了。

第二次是一九六一年，党中央批准试行聂荣臻同志主持制定的“科学十四条”。十四条针对1957年以来几次政治运动中自然科学领域重新发生粗暴批判的错误，对进一步贯彻执行百家争鸣方针，作了一系列理论说明和政策规定。这时，科学处的同志一方面调查和反映国内“学术批判”中“左”的错误的情况，一方面认为有必要对苏联建国以来如何处理哲学与科学、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作更系统的调查和研究。这后一方面的工作，是由我来承担的，当时在国内搜集苏联早期的历史资料，困难甚多，难以齐全。就已经搜集到的，编译和打印了九辑《关于苏联自然科学领域的思想斗争的若干历史资料》，共十几万字。在这个基础上，编写了一个研究报告：《苏联自然科学领域思想斗争的历史情况》，一万五千字，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八日在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发表，供领导干部了解情况和研究政策作参考。

现在这部《历史的足迹》，就是将那时编印的九辑材料加以增补而编成的。增补工作由柳树滋同志主持。有两个方面的增补：一是增补原来暂付阙如的一些事项，特别是二十年代的情况；二是原来以摘编方式打印的若干文章，这次改用全文或更完整的摘录。增补后，改编为十六辑，共三十几万字。

下面分别就各辑作一点说明，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第一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争论与自然科学。

这一辑是新增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自然科学一如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有资产阶级自然科学，有无产阶级自然科学，对自然科学要进行阶级的改造，要实行“科学的社会主义化”。这是自然科学领域“左”的思想的总根源。以前我们对这个派别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观点知之不详。从列宁全集中给布哈林的一张便条，知道列宁曾批评这个派别的一位代表人物普列特尼奥夫鼓吹“无产阶级科学”是“伪造历史唯物主义”。根据这个线索，我曾从《真理报》上译出了普的文章，当时未见到列宁的批注。这次材料搜集得较全了。了解一下这个派别的观点和他们的论证和理由，对于我们研究何以这类观点几十年来多次重复出现，是有益的。

第二辑：《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和战斗唯物主义者协会。

这一辑也是新增的，列宁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是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后，在哲学战线提出的纲领，其中特别注意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哲学概括，强调马克思主义者要同战斗的唯物主义者 and 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这是重要而正确的指导思想。列宁此文是为新创刊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而写的，列宁文章还导致战斗唯物主义者协会的产生。二十年代在这个杂志和这个协会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相当活跃。这方面的资料我们至今搜集得不全，研究很少。这期间有一场机械论学派和辩证法学派之争，被称为机械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一批自然科学家，论战也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为核心问题之一。这里选译三篇，前两篇（季米里亚捷夫一篇，是列宁文章中提到过的，德波林一篇），是两派代表人物当时的作品，后一篇是苏联学者近年写的回顾和评论当时争论的文章。

第三辑：对德波林的批评与自然科学战线。

这一辑即原来的第一辑。批评德波林这场哲学大争论，广泛涉及自然科学。所选四个文件，都是党组织的决议中有关自然科学的部分，反映当时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的。

第四辑：反对自然科学战线上的简单化。

这一辑即原来的第二、第三两辑。这场反简单化的斗争，以及简单化在苏联曾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在这以前中国全不了解，苏联学者格列则尔曼曾就反对简单化的问题给杨献珍同志写过一封信，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了。因为并未具体介绍苏联当年简单化的情况，中国人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就很难从中得到历史教益。通过这次查阅历史文献，了解了这些情况，对于我们注意纠正和克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的倾向，有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了解历史情况和经验是很必要的。

第五辑：格森论牛顿的论文及其影响。

这一辑是新增的。格森是物理学家，在哲学上被指责为属于德波林学派。1931年在伦敦举行第二次科学史世界大会，作为苏联代表团成员。格森作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报告。这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社会经济背景上来研究自然科学史的创举。按贝尔纳的说法，这篇论文给西方科学史界以猛烈的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西方科学社会学的产生，与这篇论文的影响有直接关系。至今人们在追叙科学史的历史时，都要提到这篇论文。格森此文曾于1937年由何封译出，在新知书店出版，但题目给改为《牛顿原理批判》。鉴于新的译本将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发表，故此集中只收入赵红洲、蒋国华同志的译介和评述稿。

第六辑：日丹诺夫论哲学战线与自然科学。

战后不久，联共中央作了一系列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决议，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广泛地展开“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因为

是日丹诺夫主持其事，西方称之为日丹诺夫主义。首先是在文艺问题上，随着转入哲学问题。我国那时“学习苏联”，这些都介绍过来，出过《苏联文艺问题》和《苏联哲学问题》两本书。日丹诺夫在讨论《哲学史》一书时的发言，实际上讲的是整个哲学战线，其中特别涉及自然科学，提出了“战斗任务”。选辑在这里的是日丹诺夫发言中涉及自然科学的部分，它是随后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展开批判的先声。

第七辑：李森科和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

这是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粗暴批判的样板和高潮，影响是很大很坏的，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形象的损害是很严重的。李森科在会上的报告，据他自己宣称，是经过联共中央批准的。报告全文当即译成中文在东北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这里只选了会议决议和李森科报告。捧李森科，批摩尔根的文献汗牛充栋，不可能多选了。摘印黄青禾同志的综合研究报告，可以见到一个概貌。

第八辑：马尔科夫文章和对《哲学问题》杂志的批评。

《哲学问题》是日丹诺夫讲话以后创办的，但很快受到批评，帽子是“世界主义”，“拜倒在资产阶级自然科学面前”，编辑部被改组，主编凯德洛夫被解职。《哲学问题》被批评的原因之一是发表了马尔科夫《论物理学知识的本性》一文。发表这篇文章的那期《哲学问题》杂志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不得已，只好将马氏三十多年后发表的同题文章译出，作者自称此文再现了原先那篇文章的内容。

第九辑：巴甫洛夫学说。

第十辑：勒柏辛斯卡娅学说、波什扬学说和对魏尔啸的批评。前两个学说都曾被吹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证明魏尔啸学说的破产。但两人情况不同。勒老太太是老革命干部，所做实验缺

乏严格的科学水准，立论也就失去实验依据。波什扬则属于学术上的欺骗行为。

第十一辑：关于天体演化学的争论。

第十二辑：关于共振论的争论。

以上七辑（从第六到第十二）是由原来的第四、五、六、七辑补充重编而来的，展现了苏联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以遗传学问题为中心，扩展到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那场“学术批判”的概貌。所有这些批判，当时都迅速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也是积极的翻译介绍者之一。总的说，这些批判及其介绍都是起了消极作用的，虽然这种作用的强度和深度在各个学科是不一样的。这里关于共振论问题想多说几句，因为作为这个批判的主要译介者，我了解较多的情况。批判共振论，给它戴上唯心论、机械论、反动的帽子，无疑是错误的，尽管对共振论及其方法可以有不同的评价。这种不同评价在西方理论化学界当时和后来都存在，有些评论还很尖锐，这是正常学术现象，用政治和哲学帽子，搞声势浩大的集中批判，则是不正常现象。但是应该看到，在当时不正常的情况下，苏联许多科学家，包括化学结构理论讨论会主题报告的作者们，还是坚持了一些科学的观点的（如仍然强调运用现代物理学及其实验的和理论的方法来研究化学结构理论，肯定量子化学在理论化学中的作用），特别是断然拒绝了发动这场批判的切林拆夫教授所臆造的一种“新的结构理论”，明确指出他的理论“既与实验事实矛盾，也与量子化学的普遍原则矛盾，没有科学根据，应该予以抛弃”。在当时能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切林拆夫猛烈抨击会议报告跟共振论一样错误，指责它的作者们是共振论的直接拥护者。会议报告和决定为与会的科学家所赞成，只有切林拆夫一人表示反对。切林拆夫未能成为化学界的李森科！

第十三辑：从《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引起的关于自然科

学特点的讨论。

这一辑是新增的。斯大林这部著作是反“左”的。它破除了任何现象都有阶级性这样一种偏执的观点，为从根本上克服自然科学有阶级性的观点开辟了道路；它反对语言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权威马尔的学阀统治，主张批评自由，为动摇李森科之流的学阀统治开辟了道路。斯大林这部著作发表后，苏联科学界讨论了形式逻辑问题，自然科学问题。《科学问题论文集》一书搜集和译出了苏联关于科学的性质、特点、作用的讨论中的重要文章，现在选用了其中的一篇，作为代表，从中可以看到，尽管一时仍不能摆脱那场“学术批判”的许多“左”的观点，但是从这些影响下摆脱出来的最初的步伐毕竟已经迈开了。

第十四辑：福克对马克西莫夫的批评。

马克西莫夫是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上曾经居于权威地位的哲学家。物理学家福克对他的批评，引起很大震动，长了科学的志气，灭了对科学的无知批评的威风。这场批评和反批评是围绕对相对论的看法展开的。后来《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做了《相对论讨论的总结》，支持了对马克西莫夫的批评。

第十五辑：对控制论的批评和对这种批评的纠正。

《哲学问题》1953年第5期发表了署名为“唯物主义者”的文章，指责 Cybernetics 这门科学是“反动的伪科学”，是“唯心主义的机械论”。1954年出版的苏联《简明哲学辞典》按同样观点写了这个条目。对一门有巨大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新科学采取这样一种敌视和否定的态度，而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行事，的确是一种耻辱。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不久即发现这种批评的谬误并着手纠正它。1954年11月柯尔曼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什么是 Cybernetics”的报告，代表了这一纠正工作的开端，据此报告写成的文章在《哲学问题》1955年第4期发表了。

“唯物主义者”的文章当时没有翻译出来在中国发表。其所以没有翻译，并不是中国的同志有辨别力，不赞成它。简单得很，就是没有注意到它。《简明哲学辞典》是译成中文出版了的，这个条目也在内，Cybernetics这个词，按辞典所作的批判，被译为“大脑机械论”。不过，在我国哲学界和科学界，没有谁注意到这个条目说的是怎么回事。因此，当时在中国没有跟着苏联对“大脑机械论”展开批判。在中国，是从翻译介绍柯尔曼的文章开始的。正是在校译这篇文章时，才研究了Cybernetics应该如何中译的问题，并确定了“控制论”这个译法。以后有同志建议译为“控制学”，虽有道理，但“控制论”的译法已经传开，也就沿用下来了。六十年代编控制论论文集，追踪历史，才将“唯物主义者”的文章补译出来。近来常有人说，我国跟着苏联，批了遗传学，批了共振论，批了控制论。前两项是事实。后一项不是事实，没有跟上趟。讲历史，还是讲得事实准确为好。

这两辑，都是这次增补的。

第十六辑：总结历史经验，克服教条主义，重新评价自然科学领域的各项哲学争论。

在斯大林逝世以前，苏联科学界对李森科已经开始有所批评，对马克西莫夫也开始有所批评。斯大林逝世以后，科学界逐步清算自然科学领域的各次哲学争论，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会议上苏联科学院领导人也讲过多次。这些总结历史，批评教条主义的文章和讲话，当时都翻译介绍过来了。其中最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几篇，收在这一辑内。这一辑，就是原来的第八辑。

我们党提出百家争鸣方针，一是总结自然科学历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阐明这一方针时讲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经历过受压制的历史）；二是总结苏联建国以后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粗暴批判的历史教训；三是

总结我国在这方面照搬苏联的历史教训。苏联五十年代中叶重新评价自然科学领域各次哲学争论的文章和报告，对于我们了解情况，思考问题，是有帮助的。一九五六年制定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的时候，参加讨论规划的同志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我国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刚刚开始，目前主要的是迅速把工作开展起来，但也应当注意吸取苏联和其他国家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培养正确的学风，防止那些会阻碍研究工作获得成绩的不良倾向。大家提到这样一种偏向：在正确地批判渗入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同时，错误地不加分析地对真正的自然科学事实和理论采取否定态度，是要注意防止的，苏联有一些哲学家曾经一度由于批判唯心主义而对相对论、控制论、数理逻辑、量子化学抱有否定态度，后来逐渐得到了纠正。还有一种偏向，就是把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用一般哲学命题代替自然科学原理，用一般哲学解释代替对具体自然过程的机理的自然科学研究，甚至不虚心对待自然科学的事实和成就，反而把一些哲学原理和条文僵死化并用来向自然科学发号施令。生物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中过去的有一些错误和缺点，看来是属于这种性质。正如好的哲学会促进自然科学发展一样，不尊重事实和科学的、僵化而专断的坏的哲学，当然会要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195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原来的第九辑，是1958年全苏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会议主要文件的摘编。考虑到柳树滋同志准备继续编译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历史资料，将以这次会议为起点，编到八十年代初，作为本书的续编，所以原来这一辑就不收入本书了。

在原来九辑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综合研究报告，勾画了一个历史轮廓，便于读者了解总的脉络。现在刊于卷首，没有作补充

和修改，为了保存历史资料的原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在。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五日

苏联自然科学领域思想斗争 的历史情况

龚育之

苏联自然科学领域的思想斗争，在三十年代初，同哲学战线反德波林派的斗争相联系，有过一次高潮。一九四七年以后，同文学艺术和哲学领域的斗争相联系，又有过一次高潮。这两次斗争，随后都有所反复。

现在，根据搜集到的不完全的材料，对苏联自然科学领域这两个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介绍如下：

一、一九三〇年前后反德波林派的 斗争对自然科学战线的影晌

反德波林派的斗争，是一九二九年底开始的。当时，苏联正处在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国内阶级斗争很激烈。党内政治斗争也很激烈。哲学战线的斗争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反对机械论和德波林派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部分。

当时，自然科学界的阶级斗争也很尖锐。苏联科学院虽然由苏联人民委员会领导了，实际上还是一个自治的机关。一九二九

年初选举院士，还公然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德波林（那时还没有开始批判他）和弗理契（文艺理论家，这人后来被批评为庸俗社会学的代表）都落选，经过斗争才补选进去。一些自然科学团体（如莫斯科数学学会）公然对抗党的领导。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和有计划发展的方针，许多科学家表示拒绝或冷淡。还有一些科学家参与了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暗害活动。自然科学方面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在这些斗争面前软弱无力，并且是受德波林派影响的。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的决议中写道，“自然科学战线的状况同哲学战线的状况密切联系着。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领导同志，完全支持德波林集团（阿哥尔、列文、列维特、格森），或者对它采取调和态度，实质上是维护它（奥·尤·施米特）。”“除了政治上及理论上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外，在组织方面，自然科学战线现在的领导也没有保证党的路线的实际贯彻。”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联共（布）中央在关于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的报告的决议中，规定了共产主义科学院自然科学部的任务。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还在红色教授学院自然科学部参加下，作了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

“改造自然科学工作”

在这些文件中，提出了改造自然科学工作的任务，认为苏联整个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上层建筑的改造，要求技术、自然科学和医学的科学研究工作改造。

当时提出的改造工作，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政治、组织方面的改造，包括：反对非政治倾向，反对理论脱离实际，要求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行科学研究工作计划

化，培养工人阶级的科学干部，加强科学工作干部中的共产主义核心，以及反对破坏活动等。另一个方面，是学术思想方面的改造。

这两个方面，是混在一起没有加以区别的。同时，在学术思想问题上，又是把自然科学同哲学社会科学混在一起，没有加以区别的。

自然科学学术思想方面的一些战斗口号

在自然科学学术思想方面，提出了如下的一些口号和观点，自然科学的党性原则。

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对所有一切反马克思主义以及从而反列宁主义的观点予以无情的批判，无论它们是怎样伪装起来的。（以上见联共（布）中央决议）

改造资产阶级科学。反对向资产阶级科学投降。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改造自然科学的内容。

为科学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在于改造资产阶级学者作出的成就，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按，列宁这句话的原文是：“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以上见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决议）。

自然科学方面受到批判的一些思想

当时自然科学方面被批评为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主要有，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机械论者否认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科学的必要性，认为自然科学的最一般的结论就是

现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内容，自然科学不需要任何哲学。德波林派则在辩证唯物主义幌子下，吹捧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的最新成果（相对论、遗传学）和他们的哲学观点，把它们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两派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实际上结合起来。

低估列宁的作用，不了解在自然科学中，列宁主义也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此外，在生物学方面：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把社会现象归结为生物现象，从自然科学中作出反动政治结论。生机论和自生论。在心理学方面：柯尔尼洛夫之流和别赫切列夫之流的伪马克思主义。在医学方面：机械论的奥布赫集团。在物理学和数学方面：马赫主义言论。

一年后，尤金在总结工作的报告中说：“在自然科学战线上进行了最大量的批判工作。它是在自己的领域中最坚决和彻底地进行了反孟什维克化唯心主义的斗争的部门之一。现在，自然科学家转向更艰巨的工作，转向在自然科学的各个专门领域中具体地、深入地批判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

在这段时期内，在组织方面，采取了如下的重要措施：

改组和加强共产主义科学院自然科学部

一九二六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共产主义科学院的院章。院章规定，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任务是，“既在社会科学中，又在自然科学中，为严格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而斗争，揭露唯心主义的残余”。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机构先建立起来，后来又设立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机构和自然科学部。

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的决议中，批评了自然科学部原有的领导的错误，指出“学部的研究所至今同不